

太陽升起了，把大地照得充滿了光明。

她把雙手搭在萱萱的肩上慢慢的說：「孩子，你會恨媽媽嗎？從現在起，你必須負擔起生活的擔子，媽感到透不過氣。你的聲樂也暫時放棄了。」

萱萱驀的轉過頭來，睜亮了眼睛，多少日子來籠罩在她眼睛的靈雲突然消散了：「媽，那麼你允許我去做事了。」

母親含淚點頭。

「但是…媽，我不相信，你爲什麼突然……？告訴我原因吧…爲什麼？」

「媽，實在透不過氣來…爲了生活。」



自語

A

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我的心境才好，一種長大的感覺環繞著我，很自然地，我想起詹冰的一首詩「天門開的時候」。有一天……在天空上，飄浮著五色的雪彩，吹奏著美妙的樂音，燦爛地天門開了。……那時候，我們要跪拜在在上，祈求我們最大的願望。……啊！有一天，天門會開了，我要馬上說出我的願望：「還給我永別的母親吧！」

什麼時候我忘記了，我單獨地踏入詩的國度，沒有人送別，也沒有人說：「再見」。我只是茫然地往前走，而那曾經發光過的童年，美麗的鑽石光彩，在我的腳下駐留時，我是多麼興奮啊，面對著閃爍的人生謎語。

藝術家極力塑造自己的風格，一旦風格形成後，又故意去突破，這便是文學的悲劇，此種親手扼殺創出的美的反省，付出的代價太崇高了。不幸，我也走在這寂寞的行列裏。我實在不想說什麼，我知道，我只是年輕而已，所謂年齡的差異產生感情的隔閡有這種說法嗎，如果有，那麼我們心靈的交

「哦!!可憐的媽。」萱萱拿起母親的手哭了。

終於萱萱到了一家公司做事，漸漸的，沒有多久她的嗓子就變好了，她仍能說出美麗的聲音，但是她卻沒有繼續去學聲樂，她卻成了一位業餘的畫家。她一直不知道母親的故事，一直到母親逝世半年後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，一位好心的護士才告訴她，這個故事只包括在醫生告訴她母親的一句話：「你必須犧牲多年來對女兒的苦心期待和所用的心血，讓她放棄學聲樂吧！因爲從心理上分析起來，令媛的嗓音乃由於她的潛意識中對聲樂失望，厭惡，所引起的。」

通用什麼做傳導？

B

我說的話你懂嗎？

我不懂，真的，你在自語。

爲什麼？

因爲你在自語。

……

喂、你在聽什麼？

我不在聽什麼，我是在想什麼。

……

我的話使你感到好笑？

好笑？我才想哭，哭自己像一隻墜落的鳥。

我不是墜落的鳥。

你是一隻思想的鳥。

……

請接住我吧，用你純潔的手。

……

C

「獨獨談起了中國啊！我們就有要哭的感覺。的們我文字，我們的音樂，我們的繪畫和我們的詩，甚至我們的民謠啊！都因爲我們的「古老」而遠離了我們？中國，中國，中國……？一百個呼喚的中國啊！我們怎不該有「哭」的感覺？……」

這是林煌彰在「蛙鳴」裏的哽泣，我喃喃唸著：「中國，中國，寂寞的中國」，然後是一陣風吹醒了

■ 鄭 炯 明 ■